

第 一 七 〇 届 会 议

170 EX/10 Rev.

巴 黎, 2004 年 8 月 27 日

原 件: 英 文

临时议程项目 3.6.1

耶路撒冷和第 32 C/29 号决议与第 169 EX/3.7.1 号决定的实施情况

概 要

总干事遵照第 32 C/29 号决议和第 169 EX/3.7.1 号决定的要求提交本文件。本文件概括地介绍了自执行局第一六九届会议以来, 总干事为促进保护耶路撒冷老城文化遗产所开展的活动, 其中概述了教科文组织赴耶路撒冷考察团(2004 年 2 月 28 日--3 月 5 日)的主要成果(见附件)。

建议作出的决定: 第 13 段。

背 景

1. 大会（2003 年 10 月）通过的第 32 C/39 号决议要求派遣一个技术考察团赴耶路撒冷评估该老城及其城墙的保存状况，成立一个人员构成公正合理的专家委员会，委托它完全以科学技术为依据，提出保护耶路撒冷老城的行动计划的指导方针，以及加速在圣城大学设立一个考古培训中心。大会请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一七〇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这些活动取得的进展情况的报告。该报告载于本文件。

A. 设立圣城大学考古培训中心

2. 关于设立圣城大学考古培训中心问题，根据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策划并由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一项建议，2004 年 3 月 3 日和 4 日在耶路撒冷举行了两次会议。

3. 出席第一次会议的有：世界遗产中心主任 Francesco Bandarin 先生，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总干事 Nicholas Stanley-Price 先生，圣城大学校长 Sari Nusseibeh 先生，以及来自圣城大学的伊斯兰考古学研究所的 Marwan Abu Khalaf 教授和 Osama Hamdan 先生，校长助理 Khuloud Khayyat Dajani 博士及国际合作系代理系主任 Klaus Stark 先生。出席第二次会议的有：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总干事、圣城大学的 Marwan Abu Khalaf 教授和 Bezalel 学院的 Michael Turner 教授。考察团同时会见了 Bezalel 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 Arnon Zuckerman 教授。

4. 圣城大学已开设了两门硕士学位课程，一门是考古学，另一门是 2002 年以来的建筑保护课程。已有 100 多位学生攻读了考古学课。2006 年，圣城大学还打算在文化资源管理方面开设另外一门学制两年的硕士课程。现正在讨论与约旦的耶尔穆克大学、科特布斯大学（德国）和隆德大学（瑞典）在这方面开展合作的问题。

5. 基于这种想法，圣城大学已表示愿接受国际讲师和教师，以及为支持在国外实习者和大学内的适当设施提供的资助。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可以提供实习机会，提供使用其保存技术实验室和教材的方便，并愿意在制定硕士课程方面提供协助。那不勒斯大学和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捐献了 700 多册图书，主要是文物保存方面的图书。

B. 设立阿克萨手稿修复中心

6. 根据关于在阿什拉菲亚穆斯林学校内设立一个阿克萨手稿修复中心的第 32 C/39 号决

议第 2 段的规定，教科文组织 2004 年 2 月 22—27 日向耶路撒冷派遣了一个由艺术修复研究所前所长，意大利佛罗伦萨 Lorenzo dei Medici 学校新校长 Andrea Papi 教授率领的考察团，目的是拟定一份关于该建筑物修复工程的进展报告，就下一步将采取的措施提出建议，并拟定了将来修复实验室要采购的设备的详细清单。

7. 专家估计，如果工程进展顺利和无意外障碍，大约一年后，阿什拉菲亚房舍就将能够用作实验室了。目前，一个已经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艺术修复研究所经过全面培训（1999—2002 年）的由 5 位巴勒斯坦修复专家组成的小组正在将手搞除尘和装箱，为未来的工作做准备。为了提高这 5 位修复人员的专业能力，Papi 教授建议（i）在阿克萨清真寺图书馆内设立一个临时“紧急”实验室；（ii）拟定一份伊斯兰博物馆所有古兰经手稿详细目录；（iii）为后代建立一个设备齐全的修复实验室和培训中心，通过实习计划确保定期更新现代修复技术。

8. 耶路撒冷伊斯兰宗教财产委员会同意 Papi 教授的报告，阿克萨实验室主任向教科文组织提交了一份经费申请，以便在教科文组织/“修复和翻新阿什拉菲亚伊斯兰学校和将其重新用作伊斯兰手搞修复中心”的福利救济信托基金框架内，设立一个临时修复实验室。教科文组织还将协助伊斯兰宗教财产委员会在国外的专门实验室为 5 位修复人员安排定期实习。一旦阿什拉菲亚伊斯兰学校安顿长期实验室的工作就绪，教科文组织将资助并采购必要的设备。

C. 关于耶路撒冷老城及其城墙保存状况的报告（2004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5 日进行的考察）

9. 根据大会第 32C/39 号决议，教科文组织 2004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5 日组织了一个技术考察团，其成员有：世界遗产中心主任 Francesco Bandarin,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 Michael Petzet 教授，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主任 Nicholas Stanley-Price 博士，世界遗产中心欧洲组负责人 Mechlild Rossler 和世界遗产中心阿拉伯国家组负责人 Giovanni Boccardi。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分别任命为技术问题协调人的两位 Michael Turner 教授和 Yussuf Natsheh 博士协助了考察团的工作。

10. 由于所有有关机构的充分合作，考察团得以实现了大会第 32 C/39 号决议所制定的目标。考察团的成果概述见本文件附件。

D. 设立专家委员会

11. 根据第 32 C/39 号决议，总干事已为设立一个专家委员会，委托它以科学技术为依据，提出保护耶路撒冷老城的行动计划指导方针而采取了许多措施。

12. 在起草本报告时，专家初步名单和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正在拟定之中。专家名单中包括在保护文化遗产领域与教科文组织合作的政府组织和专业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及根据他们在与委员会工作范围有关的领域中得到承认的能力和和经验确定的专家个人。不久将开始与有关各方进行磋商，以便于 2004 年 11 月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会议。

建议做出的决定

13. 鉴于上述情况，执行局可能希望通过行文如下的决定：

执行局，

1. 忆及大会第 32 C/39 号决议和第 169 EX/3.7.1 号决定，
2. 审议了第 170 EX/10 号文件，
3. 对各有关会员国、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为教科文组织保护耶路撒冷古城文化遗产的行动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赞赏，并呼吁它们在这方面继续协助教科文组织；
4. 感谢总干事继续努力根据大会第 32 C/39 号决议落实其保护耶路撒冷老城文化遗产的举措；
5. 请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一七一届会议提供一份关于在其举措范围内开展的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

附 件

关于教科文组织在耶路撒冷开展的考察情况的报告

(2004年2月28日--3月5日)

重要说明

这份技术性报告只涉及耶路撒冷老城及其城墙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这次考察是遵照第32 C/39号决议¹开展的。该决议附于本报告之结尾。

关于报告中提到的遗址、古迹和独特的建筑物，采用的都是以前教科文组织关于耶路撒冷的报告中已经使用过的习惯名称。

1. 教科文组织考察团的组成情况和会见的机构

考察团的成员是：世界遗产中心主任 Francesco Bandarin,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 Michael Petzet, 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主任 Nicholas Stanley-Price, 世界遗产中心欧洲组负责人 Mechtild Rossler 和世界遗产中心阿拉伯国家组负责人 Giovanni Boccardi。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分别任命为技术问题协调的两位专家 Michael Turner 教授和 Yussuf Natsheh 博士为考察团工作提供了协助。

考察团受到了所有有关各方的热情接待，并在两个技术协调人的协调下，在耶路撒冷老城会见下列机构和技术团体：

- 以色列文物当局
- 耶路撒冷市政府
- 伊斯兰宗教财产委员会
- 救济协会
- 希腊东正教教会
- 亚美尼亚教会
- 拉丁教会
- 弗朗西斯坎圣地管理委员会

¹ 大会于2003年10月通过的第32 C/39号决议。

- 圣地大学
- 贝扎雷尔学会

2. 考察范围和方法问题

国际公认的历史名城保护方法强调了保存方法与社会和经济的平衡相结合的重要性。如果传统的社会结构瓦解了，象这样的一座“历史名城”可能得不到保护。不保护社会环境，就象往往不幸出现的那种情况那样，单个的古迹就成了在恶化的外部环境中的孤立的東西。

因此，将按照专业机构所采取的现有国际宪章²所规定的分析城市历史背景的方法，解决与耶路撒冷老城的保存有关的问题。

3. 老城的状况

2001年，老城的居民总数近33,500人，大致相当于居民总数的5%。2000年，老城的巴勒斯坦居民（穆斯林和基督教）估计为29,700人（88.5%），犹太居民估计为3,800人（11.5%）。老城区占900 dunums（约一平方公里）³。

如今，由于人口增加，土地利用情况和建筑区域的变化，以及影响人口和物质流通和中断与郊区社区的传统联系的安全问题，这一较小的区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还应提及的是，影响到保存工作的一个相关因素是老城的非常特殊的作用，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宗教朝圣中心之一。对宗教利用的重视，在某些情况下，意味着古迹的保存、修复和重建，首先要考虑其宗教职能，而不是充分地反映其文化遗产地位。

4. 有关耶路撒冷老城及其城墙文化遗产保存的几个主要问题。

4.1 机构体系和规划体系

自1967年以来，耶路撒冷老城事实上由以色列当局管辖。因此，所有新建筑和遗产保存项目原则上都属于市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

² 主要参见《国际保存历史名城和城区宪章》（华盛顿，1987年），它补充了《国际保存和修复古迹和遗址宪章》（威尼斯宪章，1964年）。

³ 1 dunum=1,000平方米。

从理论上讲，在老城里的任何工程均应获得保护与修复委员会的特别批准。虽然以色列古迹局要求老城的所有建设项目经过它的同意，但实际上，考察团却发现老城的大部分建设项目，特别是小规模工程，未经同意就已施工，并往往不受市政府和以色列古迹局的管制。

除了耶路撒冷市规划局（协调和管理全市整体规划的机构）和古迹局以外，其它以色列机构也在老城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机构是国有的“犹太人居住区开发公司”和“东耶路撒冷开发公司”，它们的目标包括在各自的业务范围内进行基础建设和城市美化工程。老城的另一个重要机构是以色列宗教事务部，负责管理包括西墙隧道在内的某些圣城宗教场所。

耶路撒冷市政府目前正在拟订一项总体规划，其中有一部分是专门针对保护老城的问题。自英国托管时期以来曾制定过一系列规划，如由 Mc Lean, ashbee, Kendall 分别于 1918 年、1922 年和 1944 年提出的规划，以及目前仍在实施的 1976 年制定的规划，而这项规划是最新的一个。市政府认为，这项新的总体规划在征求公众意见和履行其它程序后，应从编制报告时（即 2004 年 6 月）起的 12 到 18 个月内生效。老城的规划将考虑到古耶路撒冷的历史边界线，即从现在的区域向北、向南扩展至 16 世纪中期由苏莱曼大帝建造的现存城墙。这次总体规划还提出了具体的建筑规划要求，包括从视觉效果和建筑类型两方面控制城墙以内的建设项目。

在巴勒斯坦机构里，伊斯兰宗教文化遗产组织是一个主要参与机构，负责圣殿的维护与保存，以及保护“捐赠的”其它所有财产，即老城里所有的伊斯兰古迹包括房屋、商店、喷泉等⁴。据称有 1500 多处财产是属于捐赠的，这就使伊斯兰宗教文化遗产组织成为老城中最大的单一文化遗产拥有者。它通常不向市政府和以色列古迹局（它并不正式承认这两个机构）提出申请就对其财产，尤其是古迹，进行维护和修复。

除伊斯兰宗教文化遗产组织外，至少还有三个非政府组织参与老城的修复项目。其中最重要的是“福利协会”，它是设在日内瓦的一个巴勒斯坦机构，得到私有部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资助。福利协会负责耶路撒冷老城振兴计划（OCIRP）的实施。其技术小组设在老城內一座修复过的房子里，负责实施一些大中型修复项目和提高公民意识的项目。

最近，福利协会开展了一项振兴老城的研究（2004 年，福利协会：“耶路撒冷、遗产与生活”），从各个角度仔细分析了老城的现状。福利协会将获得的所有数据转入地理信息

⁴ 根据 1988 年的《约旦分割条约》，约旦哈西姆王国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西岸的地位，但保留其对耶路撒冷圣地的行政管辖权。

系统（GIS），为今后对老城建筑的保护状况进行评估奠定了宝贵的基础。这项研究还对建设和保护老城的规划提出了看法和建议。尽管这些建议是出于老城在“中短期内仍将由以色列管辖”这样一个实际考虑，但它们似乎与耶路撒冷市政府目前正在制订的规划政策和策略没有什么联系。⁵

参与活动的巴勒斯坦主要基督教团体有希腊东正教分会、塔拉·桑卡塔监护会（属于方济各会）、亚美尼亚教会，以及科普提克教会。其它宗教团体虽在规模和重要性上比不上以上四大宗教组织，但在老城内也有其某种形式的势力范围和财产。根据远至奥托曼时斯制定的所谓《地位承认协议书》（1852年由一份敕令将其确定），这些宗教机构共享文化财产，行使其使用老城内这些最重要的基督教圣址的权利。由于制定财产的管理规定和行使圣城遗址内的权利问题非常复杂，这些小宗教团体无法长期坚持促进遗产的保护。据说，希腊东正教分会除了古迹以外还在老城里拥有 1000 多处财产；而方济各会除了“圣救主”大教堂和其它宗教遗产外，还拥有约 350 个住所单元；亚美尼亚教会拥有老城约 5—7%的遗产，但这个数字未经核实。维护数目如此庞大的建筑对教会构成了很大的挑战。有些教会近年来已发现自己的社区日渐萎缩，而且很难从贫困的租户中收到租金。主管技术人员更证实，教会明知不合法的建设项目有损其文化遗产，却声称对此无能为力。

总之，在这种大形势下，耶路撒冷老城似乎缺少一个有效而又协调一致的机构体系和规划体系，以确保其文化遗产得到妥善的管理和保护。只要对老城的最终地位还在争执不休，似乎就不可能在技术上解决这个问题。

4.2 文化遗产保护的考古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耶路撒冷老城的重要性在于这座活生生的城市全景溶入了老城二千多年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考古地区之一。它的那些重要的早期遗产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被挖掘出来之前几乎鲜为人知。它的地下考古资源为证实与耶路撒冷相关的各种宗教信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

自 1967 年始，在老城的下层土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挖掘。其后 35 年里开展了几次挖掘活动，也尽可能将挖掘结果公布于众并将其保存下来。然而，往往只是在覆盖层打不开，挖掘工作实际上无法进行时，才会遵循既定的尽可能可挖掘，并有意识地为今后的考察保留“现场”的原则。

⁵ 引自福利协会的《耶路撒冷遗产与生活：老城的振兴计划》，（耶路撒冷，2004年），第 130 页。

仅允许拯救性（抢救性）挖掘的政策要比尽一切可能挖掘遗产的政策更符合考古遗产管理的原则，也更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56 年颁布的有关被占领地区挖掘工作《建议书》。⁶

R.Lemaire 教授在 1987 年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个《建议书》中的相关条款，强调指出“尽管此建议书并没有法律效力，但在道义上对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投票赞成的国家都有约束力”。⁷

过去 35 年的大量挖掘工作达到了很高的专业水平，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历史知识。但是，对下层土考察所采用的技术，由于不符合挖掘具有潜在考古价值资源的考古标准而受到批评。

比如，1999 年 11 月开始的修复马旺尼礼拜堂的工程和在圣殿东南角重开两个拱形入口的工程因未实施考古管理而受到批评。令人遗憾的是在老城考古敏感地带使用机械挖土设备以及在没有必要的专业管理下就迁移重要的考古挖掘物品已有先例。比如，1967 年建设西墙广场时，由于拆除普通楼舍而使这个地区的地面水平线下降了约 2.5 米；⁸1970 年，在岩石穹隆平台东部的挖掘留下了一个水塘；还有 1968 年至 1971 年以色列宗教事务部进行的西墙隧道调查工程等。

挖掘遗址向参观者开放，就得经常性地投入维护和管理费用。一旦预算减少，维护周期就会相应延长，遗址的状况就会恶化。沿圣殿的西墙和南墙一带大片的露天挖掘遗址（以及城墙外侧的考古区）的维护费用很高（如定期的植被管理和加固外部表层结构等）。考察团来访时，这里的总体维护状况与前几年相比已经大大改善了。但也有例外，挖掘遗址的负责人也承认，连接南墙的奥玛亚德大楼里的房间状况改善得不够。大楼后的中心公园由于周围高楼的遮挡而没有植被，这与楼内茂密的植被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植被的倒置情况，即楼内植被茂盛而楼外公园无植被的状况令参观者困惑不解。对此，应在对遗址的整体认识上加以重新考虑。

⁶ 在武力冲突中，任何占领他国领土的会员国都不应该在占领区进行考古挖掘。如遇到偶然的考古发现，尤其在军事活动期间，占领当局应采取一切措施保护这些考古发现，并在敌对阶段结束后将它们同相关文件一起交予先前占领地的职能管理部门。引自 1956 年 12 月 5 日的《关于考古发掘国际原则的建议书》（第 VI 部分，第 32 段）：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教科文组织公约和建议》（巴黎，1983 年），第 113 页。

⁷ Lemaire, (文件 127 EX/12.REV,1987 年) 第 17 页。

⁸ M.Benvenisti,《耶路撒冷：撕裂的城市》：（耶路撒冷，1976 年），第 312 页。

目前戴维逊考古园改进现场解说的工作应当受到欢迎。戴维逊参观者服务中心位于苏莱曼市城墙内侧附近，并横跨奥姆亚德大楼挖掘遗址，负责引导参观者进入戴维逊考古园。由于缺少必要的路标牌提示，在现场参观中有向导的团体成员往往要比那些散客更有收获。

分期挖掘的南墙和西墙的挖掘现场错综复杂，公众很难看得明白（城堡内的遗址虽有准确的路标牌，但如果没有向导的指点，外行人仍难以理解其中奥妙）。许多 20 世纪 80 年代建设的拜占庭式和（尤其是）倭马亚式建筑墙，虽然用心良苦，却并不妥当，按照上文谈到的选择性保护政策，已被拆除。选择性保护政策不仅节省开支，也更符合普遍认可的考古遗产管理原则，应予以鼓励。

考察期间，虽然游客很少，但涉及游客管理的一个重大问题却是显而易见的。从游客的参观和安全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对历史遗迹作出变动才算合理？这个问题涉及三处遗迹、圣墓教堂、阿克萨清真寺以及邻近西墙的隧道。出于安全考虑，这三处遗址都应该避免只设一个出入口。马旺尼礼拜堂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利用现有的却被堵住的入口打开一条通道。

对西墙隧道采取向游客设一个出口的方案很有争议。这个方案是在一个敏感的考古遗址的基岩上开凿几米打洞设出口，而基岩的每个层面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意识到利用现存出口会遇到政治方面的困难，于是这一方案便违反了保存遗址整体性和可溯性的重要原则。在马哈里巴门（又称 Dung 门）以西，历史上有一座阿与比德门，为开凿此门曾迁移了几段苏莱曼城墙。虽然支持提供备用出入口的论据合理，但破坏了遗址的原始面貌却令人惋惜。（在约旦王执政时期加宽马哈里巴门（又称 Dung 门）的情况也是如此）。

4.3 古迹的受损情况

考察团只是对一些重要的古迹进行了考察，包括圣殿、圣墓教堂、希腊东正教修道院、圣詹姆斯亚美尼亚天主教堂、施洗者圣约翰教堂、大卫塔城、罗马大街、胡旺犹太教堂、犹太人居住区、西墙南侧的考古园、沿西墙及其各主城门以及城墙各段的隧道。在对以上古迹进行考察后，考察团提出了一些与古迹保护有关的问题。

耶路撒冷的古迹除了有其文化与艺术价值外，对几百万人来讲它还有巨大的宗教意义和象征意义。往往是这种宗教意义和象征意义推动产生了古迹的保护方式。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方式在过去，某种程度上现在依然如此，不是出于对原有氛围的尊重和对文化遗产的关注，而是为了美化古迹；使它成为人们朝拜的圣地。从以往对岩石穹隆和圣墓的修复工程中

就可以看到这种方式的痕迹。Lemaire 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对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这类古迹修复工程做了精确细致的描述。例如，他在 1993 年的报告中列出几件实例说明岩石穹隆由于“大规模修复”而严重受损⁹。圣墓的修复虽然也同样受到 Lemaire 教授的批评，但直至最近仍在进行中。

在 1990 年的报告中，他同样批评了“过度机械性”修复和“不注意保护原始面貌”的做法。¹⁰ 1993 年，Lemaire 教授对圣墓修复工程的种种不协调之处作出了部分解释。他说：“领导机构由三个宗教团体的代表组成，其内部意见不统一是工程迟缓和施工单位发生冲突的根源。”¹¹

自 Lemaire 教授于 1996 年做了最后一次报告后，圣墓的状况仍未彻底改观。当考察团参观圣墓时，得到充分引证的主入口左侧的钟楼已接近修复完工。

由于获得了一笔重要的私人捐款，圣墓内曾于 1863 年至 1868 年重建的圆形大厅的穹形屋顶已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修饰完工。镶金图案和饰物焕然一新，却与原始的结构毫不相干。此外，希腊小礼拜堂上方的穹形圆顶内壁也装上了新拜占庭马赛克图案。这种做法违背了保存原则和圣墓所真正体现的精神。希腊天主教堂外围和内部的混凝土加固现代结构已开始出现问题，对教堂内的圆柱形成了潜在威胁。此外，加入这种刚硬的结构如遇地震就会发生危险。因此，在从考古学和建筑学角度开展仔细研究后，应将这些加固结构拆除。

1994 年用镶铜片替换石殿的铝制屋顶后，屋顶已完全不再漏水。因此，古建筑内部的保护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Lemaire 教授曾作为考察组三位国际专家的一员对耶路撒冷进行过考察。他在 1993 年的报告中提道：“现在急需开展重要的修复工作，主要是彻底清除 40 年前实施的工程所产生的后果。”专家的提议开展急救工程，防止屋顶和墙面渗水，对大理石内壁、绘画、梁柱以及马赛克造成破坏。¹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的专家近年来为拟订对马赛克、粉饰灰泥和大理石墙瓦的具体评估和保存研究方案，分别进行了三次考察。但是，由于缺乏资金而延误了考察进程。从总体上看，圣殿的阿什拉夫穆斯林学院、南墙外侧以及伊斯兰博物馆的保存和修复工作正在实施中。除南墙工程外，其它工程实施方法得当。

⁹ 译自法文 (Lemaire, 文件 142 EX/14, 1993 年, 第 4 页)。

¹⁰ 译自法文 (Lemaire, 文件 135 EX/11, 1990 年, 第 20 页)。

¹¹ 译自法文 (Lemaire, 文件 142 EX/14, 1993 年, 第 8 页)。

¹² 译自法文 (Lemaire, 文件 142 EX/14, 1993 年, 第 5 页)。

赫旺犹太教堂是另一个重要的宗教古迹，最初是 19 世纪 60 年代建在犹太人居住区的一所奥托曼式建筑，1947 年至 1967 年间曾被摧毁。1967 年后，该所在地被重新定为公共园地，并重建了一个穹形门。犹太人居住区开发公司正考虑根据原建筑图重建赫旺犹太教堂的可能性，并为此提出了一项建议。负责此项工程的以色列建筑师认为除了把它修复成朝拜地以外，重建工程还将有助于恢复老城传统的城市外貌，最后的决定将再次需要合理平衡老城的保存原则与城市的生活要求。

正如在 4.2 节中所提到的，当前的状况阻碍了建立一个有效的、适宜的负责老城保存工作的体系。在很多方面由于相关各方缺乏机构间的协调而影响了古迹的保存。

缺乏协调的问题之一是在出现保存方面的问题时，各机构难以有效而又迅速地采取行动。圣墓就是典型一例。所有权协议和各有关宗教团体对房产的使用问题太复杂，极大地延迟了做出决定的过程。穹形神殿曾毁于 1808 年的火灾，又于 1809 年重建，至今还围在 1927 年地震后用钢筋加固的结构中。由谁来负责整修？各教会间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三个相关教会只负责各自所辖区域的工程，这使圣墓教堂显得整体性很差，保存状况糟糕。

历史悠久的以色列水池（*也称之为希而家族水池*）由于各相关方缺乏协调，也是状况骇人，严重影响公众健康。1990 年 Lemaire 教授在报告中提到这个水池已处于遗弃状态，此后情况没有改善。¹³

圣殿南墙上隆起的鼓包也是保存问题的一个实例。此事曾于 2002 年在伊斯兰宗教财产组织与以色列当局之间引起激烈争执，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由于对应由谁来采取行动未达成一致意见，在长期拖延后，整修任务就委托给了一个“第三方”组织（约旦），目前仍在整修中。

最近（2003 年 9 月），伊斯兰博物馆倒塌的部分西墙虽然由伊斯兰宗教财产组织及时修好，却引起了类似的争执。与此相反，2004 年 2 月 14 日晚，由于大雪和地壳的轻微震动，支撑圣殿入口斜坡的北面路堤倒塌，并未引起相关两方的争执（至少考察团会晤的双方技术人员未发生争执。）

另外一个问题是由于在管理和安全措施上不可预见的变化而不能按计划日程展开保存工作。例如，正在阿什拉夫穆斯林学院开展的工程，因为难以将所需的建筑材料和工人运送到

¹³ Lemaire, 文件 135 EX/11, (1990 年) 第 19 页。

圣殿而明显被延迟了，据说这是由于以色列当局制定过于严格的安全措施造成的。然而，考察团获悉，近几周的状况已有所改观，工程将得到恢复。需要指出的是保存工作从本质上讲要求仔细规划，认真执行。例如，整修中的露天建筑结构在雨季时不断风吹雨淋，这样会对其稳固性造成极大危害。Lemaire 教授 1991 年在谈到慈仁穹隆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谈到时光和气候对露天建筑结构的破坏时，他说：“只有在定期完工所需的各种条件均已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这种重要而又精细的修复工程”。¹⁴

对以色列宗教事务部实施的圣殿西墙隧道的挖掘工程来讲，缺乏协调和磋商似乎也是造成修复问题的原因之一。结构性问题影响到挖掘地区上的建筑物，包括一些很重要的马穆鲁克古迹。¹⁵

在 Lemaire 教授 1971 年至 1996 年提交的所有报告中，都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介绍。从 1968 年工程一开始，伊斯兰宗教财产委员会和其他阿拉伯业主就表示强烈不满，称由于挖掘隧道致使土壤和支撑结构松动，导致地面建筑结构断裂。据负责加固工程的以色列工程师讲，在过去的 10 年里，老城的几处古迹建筑出现的裂隙很多是由于贯穿老城尤其是沿特罗庇恩（Tyropeon）河谷修建了有效的排水系统，使耶路撒冷原本潮湿的含砂和含盐度都很高的土地日渐干涸的结果。Lemaire 教授在他的很多报告中已经多次强调，由于过去几千年不断的破坏和土层的堆积，耶路撒冷的土地已经不再稳固。1987 年，Lemaire 教授在报告中写到：

“地基的结构非常不一样也非常不稳固，在两千多年漫长岁月中不断堆积而成，厚度达几米，地面上塞满了残垣、旧管道和尚在使用或贯满水的贮水池等房屋的地基就座落在这些砂砾和垃圾上，而且很多地基挖得都不深。在城市低洼建筑区，地里的潮气和盐分还会渗入到建筑物墙壁砖与砖相接处的胶泥中。所有这些因素都说明当地民居建筑并不稳固，经常不堪一击。在其地下进行挖掘会破坏这些建筑物的稳固性。”¹⁶

问题仍然是土壤日益干燥的后果是否可以预测，可否采取些措施来防止不稳固情况的出现。目前来看，隧道倒是进行了庞大的加固工程，确保其稳固，其中一些工程于去年刚刚竣工。

¹⁴ 译自法文（Lemaire，文件 26 C/14，1991 年，第 6 页）。

¹⁵ 曼加里亚穆斯林学院是伊斯兰宗教财产管理委员会的所在地，其主楼梯据说由于隧道工程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部分倒塌。

¹⁶ Lemaire，第 127 EX/12 Rev.号文件（1987 年），第 7 页。

象世界上许多历史名城一样，疏于维修管理也是耶路撒冷老城古迹建筑受到损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古迹建筑由于长年被忽视以及不当使用，状况极其糟糕，迫切需要有关部门干预、解决。伊斯兰宗教财产保护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列有 200 多个这类建筑的清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建筑物表面上渗漏破坏、排水不畅的情况若长期得不到改善，就会对建筑物结构造成永久性的损坏。尤其是这些古迹建筑被弱势群体当作住所时，情况就更加严重。因此，缺少资金和不重视社会问题，都会妨碍开展必要的工作。关于穆斯林居民区古迹的问题，Lemaire 教授在 1987 年的报告里这样讲：

“无须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圣殿的一些古迹建筑物正有待于修复，除此之外，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建筑遗产也正濒临灾难。几乎所有的这类古迹建筑都属于家族或宗教财产，据有关负责人讲，这些家族或机构缺乏基本的维修资金，更不用说去修复它们了¹⁷。”

同时，尽管付出了很多努力，使一些建筑物得到修复，但情况并没有根本好转。只有 Dar Al-Aytam 建筑群（又称 Khaski Sultan Complex）是一个例外。这个庞大的古迹在过去几年得到救济协会的资助得以修复。这个项目有很强的社会效应（这个建筑群已改为工艺品作坊和孤儿院），阿迦汗信托基金会正考虑是否将令人羡慕的阿迦汗奖授予它。

在需要维护的古迹中，考察团参观了急需修整的亚美尼亚圣詹姆斯教堂。导致这一建筑破损有多种原因：由于房顶损坏，雨水渗漏到教堂地下室（地下室表面刷的是水泥灰浆）；很多处墙壁严重受潮（珍贵的花砖从墙上剥落下来）；最近一次的地震（2004 年 2 月）造成建筑多处裂隙；祭坛严重损坏；教堂里的绘画及其它艺术作品急需修复；木蛀虫害侵扰严重等等。亚美尼亚教会已得到建筑师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初步研究报告，对所需费用进行了估算（大约需要 5 百万美元），目前，该教会正在争取得到必要的支持。先驱施洗者约翰大教堂位于基督路上，它的保存状况也不容乐观。这个教堂属于希腊东正教教会所有，是耶路撒冷唯一存留的一些公元五世纪的建筑之一。潮湿以及结构上的破坏使教堂严重受损，至今尚未得到修复。

不容置疑，城墙，尤其是一些城门也属于需要维护和修缮的古迹。据 Lemaire 教授 1987 年的报告称，自 1969 年以来修缮工事显然一直没有间断，包括美化周边环境，从石土中清理出防御城墙底边，挖掘并呈现了阿斯蒙时期、罗马时代、希律王时代以及拜占庭时期

¹⁷ Lemaire, 第 127 EX/12 Rev. 号文件（1987 年），第 25 页。

的遗迹，并将 Bâb al Âmûd（又称 Damascus Gate）前一带改成了公共广场¹⁸。考察团认为一些城门的保存状况还应受到关注，尤其是 Bâb al Âmûd 门（也称作 Damascus 门）以及 Bâb az Zahera，也称作希律门。最后，我们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奥斯曼帝国苏莱曼统治时代建成的 6 座公共喷泉（Subil）的破败状况。Lemaire 教授 1990 年的报告讲到：“尽管宗教财产保护委员会以及市政府已对喷泉进行了清洁和加固，但这些喷泉仍需要进一步维修保护。”¹⁹ 它们目前的状况非常令人痛心。

4.4 城市结构和风貌的改变

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老城的人口猛增，人口密度已经相当高。1927 年人口密度为每 dunum 27 人，而到了 2000 年，人口密度达到了每 dunum 37 人，增长 37%。穆斯林区人口密度最大，达到了每 dunum 51 人。

老城的家居条件相对来说比较陈旧，缺少基本的设施：有关调查显示，大约只有 30% 的住房配备有室外厕所，24% 的住房有室外洗澡间。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耶路撒冷也象多数历史名城一样，城市格局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老城中过分拥挤，再加上没有有效的管理和保护系统，结果是乱修乱建工程泛滥（这些乱建工程大都但并不全是出现在穆斯林区），导致城市结构和风格不断发生变化。最为普遍的做法是在原有建筑的屋顶上加盖或在已有建筑物旁边见缝插针增盖房屋，使城市建筑越发密集，近年老城原貌已因此而发生了彻底改变。以前能够从古迹和塔楼顶层看到穹顶和露阳台的景观如今已被鳞次栉比的增盖建筑（加高房屋、阳台、斜屋顶等）弄得面目全非；这些乱建建筑通常采用毫无生气的现代材料，一簇簇卫星接受天线和一排排水箱，看上去麻木冷漠。这种状况涉及到了整个老城，与 1987 年时城市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Lemaire 教授曾这样描述当地民居，多亏“制定了保护此类建筑的法规，阻止破坏老城风格的所谓‘现代’建筑的兴建，使得当地民居在结实和美观上看都抵御住了时间的侵袭。”²⁰

这些违章建筑显然是未加允许私自乱建的，因此至少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挽回”的。比这情况更糟的是为了在老城寻求更大的居住空间，很多古迹建筑，有些还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建筑的内部不断受到改动，包括在庭院和通道的空地上添盖建筑，致使已经很密集的建筑结构更加拥塞，并阻碍了必要的通风。为了容纳日益增多的人口，除了修建住房，还

¹⁸ Lemaire, 第 127 EX/12 Rev.号文件（1987 年），第 9-10 页。

¹⁹ 译自法文，Lemaire, 第 135 EX/11 号文件（1990 年）第 18 页。

²⁰ Lemaire, 第 127 EX 12 Rev.号文件，（1987 年），第 11 页。

要添盖新的浴室、厕所和厨房，而这一切都没有受到必要的技术监督。这类现象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在马穆鲁克墓区（The Mameluk Tomb of Sitt Tunshuq）里建了一整栋的房，有三层楼，房子周围修了一座水泥墙，而这座墙正好挡住了马穆鲁克墓的入口。

由于产权问题和获得必要行政许可手续方面以及缺乏资金支持等众多原因，很多建筑没有得到应有的维护，而这也是影响老城城市结构保护状况的一个原因。在一些居民区里，疏于维护使得一些建筑状况迅速恶化。根据救济协会 1998 年至 2000 年间所做的技术调查，老城中有 358 座废弃的房屋，约 1/5 的房屋被认为不适合居住，迫切需要修缮。²¹ 穆斯林区的情况尤其令人担忧，基督教区和亚美尼亚区情况稍好，而犹太区则完全是现代建筑。

当然，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的做法应当得到肯定，为了满足稠密的（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生活需要而对城市结构进行必要的更新和改造也无可厚非，但这一切也给保护文化遗产价值的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

1967 年的战争结束后，改变城市结构和风格的另一做法是在已有房屋的间隙处添盖新的房舍，尤其在犹太居民区，进行了彻底的翻新重建。Lemaire 教授在他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这些新建的现代建筑对城市的总体影响。在 1987 年的报告里，Lemaire 教授讲到：

“我们很难区分修复和重建这两类工程的性质，因为事实上大部分的修复工程完全是重新建造。早在 1971 年，就曾注意到了工程进展中出现的某些技术漏洞，但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这一地区给人们一种“仿古新作”的印象，没有呈现出其历史原貌。不过房屋建筑的材料（耶路撒冷石）、比例、大小以及建筑式样倒无疑是体现了协调一致的风格。那些本该得到修复和保留的房屋被毁，代之以新的建筑，而且，为了挖掘工作顺利进行又必须牺牲掉那些本该进行修复的房屋，这一切无疑是令人遗憾的。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今天整个地区的全貌还是尊重、体现了老城的传统价值观念。

犹太居民区东边兴建的，正对着圣殿拉姆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大型建筑，丝毫没有顾及传统价值标准，而犹太区其它地方重建的建筑还是明智地遵从传统理念。”²²

在过去 10 年里，犹太区里没有再建新的建筑。但是，考察团得知有提议说要在犹太区南部边缘地带（城墙以内，临近 Bâb an-Nabî Dâ'ûd 门（也称锡安山）），即目前的停车场所在地新建一个居民区。据犹太区开发公司的技术人员称，目前的停车场离地下最近的考古

²¹ 救济协会所做的该项调查没有包括犹太区的情况。

²² Lemaire, 第 127EX/12 Rev.号文件（1987 年），第 12 页。

层大约有 6 米，这足以在新的居民楼下面修一个地下停车场，而不会触及到历史遗迹。考察团还不清楚这一说法是否在有组织的挖掘工作中得到过检验。在深达 6 米的城市地下沉积物中总不可能没有任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东西吧。如果这个工程被批准动工，那势必会引起一些涉及到被宣布为世界遗产的古城中修建一个全新的居民住宅群是否合法，会有何影响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历史名胜地区中出现一个大型停车场这一现象本身也是与其世界遗产地位相违背的，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4.5 自然风险因素

耶路撒冷老城建在山丘上，周围有陡峭的山谷，地形特点十分明显。老城及其城墙一部分座落在石灰岩基岩上，一部分建在沉积物上。因而不同地区的地表也有所不同。这些沉积物由千年垃圾废弃物不断堆积而成，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地层构造，如今通过系统考古研究可以凭地层构造追溯城市的历史。基岩排水通畅，而沉积物会存水，影响建筑物的稳固性，使其受到破坏。

城市位于地震多发地带。例如，1564 年、1846 年和 1927 年都发生了强烈地震，毁坏了一些重要古迹（如阿克萨清真寺）。小规模的地震也时有发生；据欧洲地中海地震测量中心（EMSC）报告，耶路撒冷及死海地区的最近一次地震发生在 2004 年 2 月 11 日，震级为里氏 4.9-5.3 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减少地中海东部地区地震损失”计划，未来这一地区还将有大的地震发生。由于建筑物内外违章乱建严重，地震对遗产建筑物和当地居民带来的风险日益增大。

4.6 便利交通

老城街道布局别具特色，街道狭窄，起伏不平，露天市场和集市沿街而设，由于老城的特定情形，全面综合交通管理至关重要。在老城，交通方式有步行、私家车、公共交通，路上还有手推车和拖拉机（见 4.7 节，关于垃圾处理部分）。因此，既要考虑环境因素，保持老城的特色和视觉上的整体感觉，又要使老城充满生机和活力，交通管理必须兼顾到这两方面。

在过去的几年里，以色列当局和救济协会对交通状况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调查。对车

辆的一些调查结果和统计调查情况见老城复兴计划书。²³

与老城保护相关的交通方面的考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²⁴：

(a) 城市入口--城门

城门的保存状况各不相同，尽管以前向联合国教科文大会提交的报告里曾声明城门总体保存状况良好，但其实有些城门还需要修补（见 3.4 节）²⁵。由于城门都非常窄，有的呈 L 形，可以看出车辆对它所造成的损害，尤其在奥菲勒（Ha Ophel）和雅法（Jaffa）路段，车辆很多，交通事故时有发生。Lemaire 教授在 1994 年的报告里曾强调指出过这些问题。²⁶

(b) 车辆通行

狭窄街道上的机动车辆通行受到限制。由于街道狭小，通常车辆只能单行。高峰时段和高峰日（尤其是星期五）老城在交通上面临巨大挑战，居民步行都受到了影响。救济协会的有关分析指出，某些地区，尤其是犹太区车辆的交通通行得到了优先考虑，而其它地区则受到忽视。总体上，老城的街道和路面的维护工作还是令人满意的。

(c) 老城的停车场

救济协会指出，老城区总共有 5 处停车场，容纳车位 10 至 290 辆不等。一些停车场在视觉上可以说极令人不悦，比如犹太区中位于 Bâb an-Nabî Dâ'ûd（锡安门）和 Bâd-ou-Mâchariba（邓恩门）之间城墙附近的停车场以及西墙广场（Western Wall）上的停车场就令人很不舒服。雅法门外新建的停车场有 1200 个车位。在市政府制定的新的总体规划中，将根据快捷便利、紧急情况 and 残疾人优先等因素设定标准，按着标准来分配城内的停车场车位，而其它停车场都将建在城外，可通过城内外区间短程交通线路抵达。²⁷ 考察团还获悉可能要建一条通往犹太区停车场的地下通道。这个工程项目很令人担忧，对工程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应该认真审议评估。

(d) 进出老城的公共交通

考察团获悉，2006 年年底前城市轻轨铁路系统将完工并投入使用。考察团看到施工现场离老城墙很近，这项工程包括两条用于轿车行驶的单行隧道和为轻轨铺设的地面基础设

²³ 救济协会，耶路撒冷遗产与生活：老城复兴计划（耶路撒冷：2004 年），第 120-127 页。

²⁴ 并参见关于旅游管理工作的第 4.9 章。

²⁵ Lemaire 第 135 EX/11 号文件，(1990 年)，第 8 页。

²⁶ Lemaire 第 28 C/19 号文件（1994 年），第 6 页。

²⁷ “关于耶路撒冷老城管理及复兴计划”中提供的信息（以色列技术队，PPT，2004 年）。

施。工程的影响以及交通运行对老城城墙副作用（如：振动）都需要认真评估。考察团还得知基督教社区的宗教团体还担心架设轻轨铁路后人们可以随意进入新城门。

在改变现有公共交通系统时也要考虑到当地居民的实际需要，使他们能够在老城内出行便利。公共交通和步行应得到优先考虑，私人车辆的使用应进一步削减。应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老城内现有的交通流量。

4.7 城市环境

考察团得知包括电、水及污水系统和垃圾治理在内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过去的几年里得到了显著改善。

市政当局提供适于穿行狭街窄巷的小型拖拉机和其它运输工具用于清理固体垃圾。但是考察团注意到垃圾箱数量有限，固体垃圾仍然是一个问题。

1966 年成立了东耶路撒冷开发公司，为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制定了一个长期计划。该公司于 1967 年对老城进行扩建，随后又对城市老的系统进行了改造，代之以新的饮用水和污水处理系统以及更新供电系统。

这项工程几乎覆盖整个老城，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现在人们可以喝到干净的淡水（不再是蓄水池里的雨水）。污水和雨水现已分别由污水管道和排水管道排放。这些措施改善了卫生条件，减少了疔病的发生。考察团得知，30 年来用于这些设施改善的费用达 1 亿美元，其中包括公共照明、铺路、拆撤天线，安装电缆等工程，提升了老城整体视觉效果。1991 年，当有关工程还在进行时，Lemaire 教授写到：

“老城的基础设施普遍非常古老陈旧（有些管道已有 2000 年历史，可追溯到罗马时代），已满足不了当今居民生活和卫生的需要。这些工程无疑将大大提高老城居民的生活质量。”²⁸

1988 年以来，城市用电由两家公司提供：耶路撒冷电业公司为手穆斯林和基督教居民区提供用电，而以色列公司为犹太区提供用电。尽管电力供应普遍充足，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将来有必要更新改造现有的线路和网络。

在改建这些基础设施系统的同时，老城又重新铺了路，提高了城市整体视觉效果。耶

²⁸ 译自法文（Lemaire，第 26 C/14 Add 号文件（1991 年）第 6 页）

路撒冷小巷铺设的白色石子适合城市的地形地貌，行走舒适，也利于手推车或拖拉机行进。在一些地区，人行道被挖开扩建成大街（如：大卫街，又称 Suq el 市场）。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曾向大会提交的报告。

老城也被称作“石头城”，自然植被稀疏，主要集中在一些私人花园地区，基督修道院花园和圣殿地区以及城墙周边栽种的橄榄树。比较 1917 年与今天空中拍摄的图象，可以看出由于开展园林工程，圣殿一带树木显著增多。

4.8 视觉整体效果

考察团注意到老城在发展过程中，某些方面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规划，城市的传统特色、建筑风格和整体视觉效果都受到了影响和改变。需要格外考虑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屋顶风格、城市轮廓、视觉衔接、视觉远景以及开阔空地。

从橄榄山和斯库普斯山山顶的观景台可以看到，一些高层建筑严重影响了这座历史名城的城市面貌，这一影响已无法挽回；1917 年英国托管时期曾颁布法规强令使用石料以保持城市独特的风格，然而由于建筑施工中新技术以及钢筋混凝土的采用，有时这一规定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进程中，应当考虑城市与其它重要景点的视觉衔接和视觉远景。从城市到周边地区的一些重要视觉远景没有得到充分保护，例如：从城市眺望橄榄斯山，会发现山头的一部分已被现代私人建筑所占据，这在视觉上极不和谐。

城墙周边的一些新建建筑也影响城墙整体视觉效果。关于这个问题 Lemaire 教授做了详细阐述。Lemaire 首先将马米拉发展项目描述为：

“自 1967 年以来在历史名城耶路撒冷周围兴建的最浩大的城建工程，其中一片“无主地带”更是建筑商竞相争夺的对象。的确，一个世纪以来，这一地带脏乱不堪，已相当破败，城市本着发展的理念对其进行了改造，而这庞大的工程彻底改变了这座历史名城西侧周边环境的风貌。”²⁹

四年后，即 1994 年，Lemaire 教授介绍了马米拉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它们完全改变了城市独特的传统景观，成为圣城城市化进程中一颗耀眼的明珠。”³⁰

新的市政总体规划制定了一些将这些景观地带列入保护范围的原则。对于这些尚未遭

²⁹ 译自法文（Lemaire，第 135 EX/11 号文件（1990 年）第 6 页）。

³⁰ 译自法文（Lemaire，第 28 C/19 号文件（1994 年）第 7 页）。

到破坏的具有观赏和历史意义的景观要加以确认和保护，以免其遭到进一步的破坏。体现传统特色的屋顶景观以及老城的空中轮廓线都要加以保护，使其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不致发生大的改变，保持其原有的历史风貌和视觉整体效果。

4.9 旅游管理

耶路撒冷老城不仅是世界重要旅游观光地还是三大宗教的圣地，拥有辉煌的历史名胜建筑和文化遗产。朝圣者和游客们络绎不绝都云集此地。游客不仅集中在那些主要景区，一些特定路线也有大量游客，如：信奉基督教的游客可去 Via Dolorosa，信奉犹太教的游客可去西墙（Western Wall）和穆斯林朝圣者可去圣殿。

虽然说并不是一年从始至终都有游客，但老城必须面对斋月和复活节这些高峰期。每到这些时候，上百万宗教教徒来此朝圣，要容纳如此多的参观者，这对于接待工作和老城遗产保护都是一个巨大挑战。

饭店、旅馆和其他住宿设施与日俱增，以满足游客和朝圣者的需求，除此之外，还在老城外新建、扩建了一些旅馆和饭店。据救济协会称，（2004年）老城有客房 636 间，床位 1543 张。另外还应当看到，由于目前的经济、政治危机，及其所导致的旅游业的不景气，一些设施被迫关闭停用。根据新的总体规划，城内居民住宅将用来发展旅游住宿或用作商业、文化设施，老城内的居民区将相应减少。

城市景区旅游设施（如：卫生间、公共厕所、饮水喷泉、遮阳棚，急救站和问询处）数量有限，能否满足游客需求还需重新审议，同时避免将其设在圣庙殿宇附近，以免引起视觉上的不悦。

近几年，一些景区设立了讲解点和展示厅，如：耶路撒冷考古公园，主要展示在过去 130 年里圣殿山地区西部和南部城墙挖掘的考古发现。这个公园是一个露天博物馆，包括新建成的戴维森展览与模拟中心，里面有电脑数字模拟和其它考古遗迹模型。考察团注意到，在 Bab al-Maghariba 门，也称邓恩门的旁边的城墙上又新开了一个门，游客可步行进入考古公园。另一个讲解展示中心位于城墙要塞，游客可以欣赏纪灯图片展示，还能看到建于 19 世纪规模宏大的耶路撒冷城市模型。在过去几年中，部分城墙，即所谓的“城墙小道”也已向游客开发（只有圣殿部分没有开放）。

尽管在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但在某些方面还需进一步改进。如

在对城市复杂历史背景的展示和介绍方面，问题尤为突出。由于政治形势和文化状况等原因，每个信息中心只是有选择地介绍某些景区的情况，没有介绍整个老城的综合全面的讲解中心。而且在旅行安排各环节上缺乏协调，对介绍和展示作为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的老城也缺乏训练。

综上所述，考察团建议认真分析目前的研究结果和就游客接待量、朝圣期间的人数限制、开放时间、庆祝活动的安排以及可替代场所等方面提出的各种建议，谨慎评估老城旅游业的发展状况。³¹ 评估还应该考虑旺季游览人员过多必定和可能带来的危险，以及游客的人身安全。对老城旅游基础设施、接待能力以及重要景区所进行的这项全面调查，可以供所有有关各方参考，并有助于对老城作必要的真实的介绍。只有对老城及其城墙这一独特的资源进行协调一致的管理，才能确保有关旅游业既有利于当地社区的发展，又有利于景区的保护工作。

³¹ 同上，第 404 页。Dumper 还建议成立朝圣协调组织以及科研和培训机构监督朝圣活动的发展趋势和表现类型。

大会于 2003 年 10 月通过的第 32 C/39 号决议

大会，

参照决议 31 C/31 和日内瓦四公约（1949 年）的有关条款，《关于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1954 年）及其《议定书》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 年）的有关条款，耶路撒冷旧城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这一事实，以及教科文组织有关保护文化遗产的各项建议、决议和决定，

确保旨在保护耶路撒冷旧城的文化遗产的本决议中，不会有任何内容影响到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决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关于耶路撒冷法定地位的相关决议，

注意到有关耶路撒冷问题的文件 32 C/15，并**提请注意**在执行决议 31 C/31 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障碍，

注意到：

- (a) 尽管总干事为执行有关保护耶路撒冷的大会各项决议和执行局各项决定作出了令人赞赏的顽强努力，但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 (b) 由于意识到某些危险因素危害着耶路撒冷旧城（圣城）的一部分文化遗产，因此有必要从精神、文化和人口学的角度去保护古迹和遗址，这几个方面因其丰富多样并且和谐互补，构成了耶路撒冷这一全人类遗产象征的独特性；
- (c) 至于委托奥列格·格拉巴里教授进行的技术考察，以色列当局已指出他们愿意考虑这项活动，但目前不能对此采取任何行动，

忆及就此问题通过的决定，并请总干事为切实执行这些决定而继续努力；

1. **重申**支持总干事为制定保护耶路撒冷旧城的综合行动计划而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宣布的措施；就此忆及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作出的决定，请总干事尽早与有关方面合作，成立一个纯技术性的高水平考察团，前往耶路撒冷调查耶路撒冷旧城及其城墙文化遗产的保存状况，并要求总干事在一年之内成立一个人员构成公正合理的专家委员会，委托它完全以科学技术为依据，提出该行动计划的指导方针和实施建议；请以色列当局在这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
2. **请求**按与局势的紧急程度相当的时间表，开始实施有关在 Al-Haram Al-Sharif 内部，特别是阿什拉菲亚（Al-Ashrafiya）学校和保护历史手稿中心的加固、修复和恢复工程，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慷慨捐助下，这些项目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而且资金也已到位；
3. **还要求**加速在圣城大学建立一个考古培训中心，教科文组织已经根据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的建议为该中心制定了一项计划，一份时间表和运转方式；并表示希望该项目可以加强耶路撒冷有关机构的合作；
4. **再次呼吁**各国、各组织、机构和法人与自然人为**保护圣城文化遗产特别帐户**提供捐助，特别是为支持保护耶路撒冷旧城各部分所有需要修复的宗教和历史古迹所开展的活动，以及在修复、保护古迹和遗址、博物馆、档案和手稿领域开展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提供捐助，同时对意大利的合作表示感谢；
5. **要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与机构遵守教科文组织有关耶路撒冷的大会决议和执行局决定；
6. **请**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一七〇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7. **决定**将该项目列入其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